

字里行间文库

白 夜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字里行间 文库

白 夜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臧仲伦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8

(字里行间文库)

ISBN 978-7-5502-0944-2

I. ①白… II. ①陀… ②臧… III. ①中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2024号

白 夜

作 者: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臧仲伦

责任编辑: 王 巍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版式设计: 刘续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944-2

定价: 21.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243832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纸质阅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爆炸、思维与写作的即时性和碎片化，已经让大众无法感受知识的价值和读书的乐趣。面对这种客观存在，我们或许无力改变，但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继承和传播人类文明为己任，让阅读的本质与乐趣重归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字里行间文库”，献给热爱经典、喜欢阅读的人们。

“字里行间”形象地概括了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与状态，同时它又与我们开办的“字里行间书店”形成一种默契与呼应。一年以前，我们推出了“汉译经典”丛书，在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的出版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而“字里行间文库”的出版，某种程度上是“汉译经典”丛书的补充和拓展，我们试图在喧闹浮华的当下，开辟出一片纯静的阅读空间，让你体会纸质阅读的乐趣与深度阅读的美妙。

“字里行间文库”立足于经典，但不止于学术，也不厚古薄今，更不偏崇西洋而轻视国粹，它是一个囊括了古今中外，包含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名著的知识宝库。在形式上，它面向大众，价廉物优、便于携带，可供随时阅读，使鲜活的知识与文化进入贴身的口袋和随身的行李，让书本伴随我们的生活和旅行，使我们真正体验阅读的质感和知识的亲切，让思想遨游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幻想的天空。

卡尔维诺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字里行间文库”里面的书，无论你是“初读”还是“重温”，都将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在匆忙的奔波中，暂且放下手机、离开网络，安静地坐下来，看一本书，让阅读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习惯，使我们的的心灵获得更加充实和强健的能量。倘能如此，我们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快乐了。

编者

◎
目
录

白 夜 / 1

第一夜 / 1

第二夜 / 18

娜斯坚卡的身世 / 41

第三夜 / 56

第四夜 / 66

早晨 / 80

穷 人 / 85

白 夜

第一夜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夜，这样的夜，亲爱的读者，只有在我们年轻时候才能遇到。繁星满天，天空明亮，仰望夜空，您不由得会自问：难道在这样的天空下，还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爱发脾气和爱使性子的人吗？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的问题，亲爱的读者，这问题太年轻了，不过，但愿主多多地把这一问题灌输进您的心灵！……在谈到爱使性子和各种各样爱发脾气的大人先生们时，我不能不想起自己在这一整天的

循规蹈矩的品行。从一大早起，我心头就感到异常郁闷。我突然觉得，我太孤单了，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所有的人都对我敬而远之。当然，任何人都有权问：这所有的人，你指谁？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了，我不善交际，几乎没有结交过一个朋友。但是这些结交，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本来就十分熟悉整个彼得堡，因为全彼得堡的人都携家带口，到郊外别墅去了，因此我才觉得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城里，感到恐怖，整整三天，我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徘徊踟蹰，心情异常郁闷，简直不明白我到底怎么啦。不管到涅瓦大街去走走，还是到花园^①去闲逛，也或者在滨河街信步徘徊——过去，在同一地点，在某时某刻，成年累月，我一向习惯见到的那些人，居然一个也没有露面。他们当然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们，我对他们熟悉极了，我几乎研究透了他们的面貌。当他们喜形于色的时候，我欣赏，当他们愁眉不展，蒙上乌云的时候，我也心情抑郁，感同身受。有一位老人，我几乎每天，在某时某刻，在芳坦卡河边，都能遇到他，我几乎同他交上了朋友。他的面貌那么庄重而又若有所思；他老在鼻子底下念念有词，挥舞着左手，他的右手则拄着一根有节疤的长手杖，顶端安着金镶头。甚至可以说，他也注意到我了，对我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形，我在某时某刻没有出现在芳坦卡的同一地点，我相信，他一定会愁眉不展、心情抑郁的。因此，有时候，

① 这里可能指彼得堡著名的夏园。

尤其当我们两个人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们简直到了彼此点头问好的程度。前几天，当时，我们已经整整两天没见面了，直到第三天才彼此相遇，我们都差点彼此脱帽致敬，幸亏及时醒悟，放下了手，彼此会意地擦肩而过。街上的房屋我也很熟悉。当我走在大街上，每一栋房屋都好像争先恐后地跑上当街，跑到我前面，打开所有的窗户望着我，差点没说：“您好呀，贵体安康否？我呢，谢谢上帝，身体很好，到五月，我又要添盖一层楼了。”或者：“我差点没有烧光，而且我都吓呆啦。”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些是我喜爱的房子，是我的挚友；其中有一栋今夏打算请建筑师来治疗。到时候，我要每天特意来看它，可别让别人稀里糊涂地把它治坏了，愿主保佑它！……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栋非常漂亮的、浅玫瑰色的小屋的故事。它是一栋非常可爱的石头小屋，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地瞅着我。同时又十分高傲地望着自己的粗笨拙劣的邻居，以至我每次从它身边走过，心里都很快活。突然，上星期，我在街上走过，望了望我那位朋友——猛地听到一声呼喊：“把我漆成黄颜色啦！”这帮恶棍，野蛮的家伙！无论是圆柱，也无论是飞檐，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于是我那位朋友像金丝雀般变成了黄色。因为这件事，我的肺都差点气炸了，直到如今，我都没有勇气去看我那位被丑化了的可怜的朋友，它被抹上了天朝帝国的颜色^①。

^① 指中国清代的黄龙袍和黄龙旗。天朝帝国，是西方人对中华帝国的旧称。

总之，您该明白，读者，我有多么熟悉这整个彼得堡啊。

我已经说过，我有整整三天魂不守舍，很痛苦，直到我终于弄清我之所以心神不定的原因。在街上，我感到难受（这也没有，那也不在，某样东西跑哪儿去了呢？）——我在家里也魂不守舍。我苦苦思索了两个晚上：在我这个栖身之地究竟缺少了什么呢？为什么待在家里觉得这么别扭呢？——我莫名其妙地观察着自己那糊成绿色的、被煤烟熏黑了的四堵墙，挂满蜘蛛网的天花板（这蜘蛛网是马特廖娜非常成功地培育出来的），我把自己的全套家具看过来又看过去，仔细看了每一把椅子，心想，这让人窝火的事该不是出在这儿吧？（因为在我屋里哪怕只有一把椅子放得同昨天不一样，我就会浑身不自在），我又望了望窗外，一切都属徒劳……丝毫也没有好受些！我甚至异想天开，把马特廖娜叫了来，当即对她作了严父般的训斥，责骂她不打扫蜘蛛网，以及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等等。但是，她只是惊讶地看了看我，一句话不说就扭头走了，因此，这蜘蛛网至今还平安无事地挂在原处。最后，直到今天清晨，我才猛然醒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唉！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撇下我，急急乎开溜，溜到别墅去了！请原谅我用词粗俗，但是我顾不上用什么高雅的措词了……因为彼得堡的一切，无论什么，不是已经去了别墅，就是正在动身到别墅去；因为每一位雇了马

车、外表端庄的、可敬的大人先生，这时，在我看来，都立即变成了一位可敬的一家之长，他在办完日常的公务之后，正轻装就道，动身回到自己的家族怀抱，回到别墅去；因为现在在每个过路人的脸上都有一副完全特殊的表情，它似乎在对任何一个遇见的人说：“诸位，我们在这里，无他，路过而已。瞧，再过两小时我们就要动身到别墅去了。”再不就是推开一扇窗，先有几根雪白粉嫩的纤纤玉指敲响窗户，接着便伸出一个美丽姑娘的可爱的脑袋，她在招呼一名卖盆花的小贩。我马上就想象到，这些花不是随便买的，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为了在闷热的城市公寓里欣赏春色和花朵，而是因为大家很快就要搬到别墅去了，可以把花顺便带走。此外，我在自己新的、特殊的发现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因此现在我只要凭人们的神态就能正确无误地说出什么人住在什么别墅。居住在石岛和药局子岛或者彼得宫大道旁的人以举止从容优雅、夏装考究入时，以及他们进城时坐的豪华马车而与众不同。住在帕尔戈洛沃和住得更远的人，第一眼就看得出他们办事谨慎和为人稳健，十字架岛游客的特点是优哉游哉，神态怡悦^①。如果我有机会遇到一长列赶大车的车把式，

^① 石岛、药局子岛和十字架岛，均为涅瓦河河口进入芬兰湾处的大小岛屿，风景秀丽而又离市区较近。彼得宫大道是通往沙皇御园彼得官的一条大道。以上景点均为彼得堡的有钱人消夏休闲的地方。帕尔戈洛沃则在彼得堡辖区以北，远离市区。

手拿缰绳，懒洋洋地跟在大车旁，车上装载着堆积如山的各种家具：桌子、椅子、土耳其沙发和非土耳其沙发，以及其他家用什物。而在这些东西上面，在大车的最顶端，往往端坐着一名瘦弱的厨娘，她就像爱护眼珠一样照看着主人的财产；或者，我望着满载家具什物的、航行在涅瓦河或芳坦卡河上的一艘艘小船，向黑河^①或者岛屿驶去。我眼看着这些大车和小船在十倍、百倍地增加；似乎一切都束装就道，一切都在乘车或乘船离去，一切都在成群结队地搬到郊外别墅去；似乎，整个彼得堡都有变成一片荒漠之虞，因此，最后，我终于羞赧无地，感到既可气又忧伤：我也想到别墅去，但是四顾茫茫，无处可去，也无此必要。我乐意跟随每一辆大车步行前去，也乐意陪同雇有马车的、外表可敬的每一位大人先生乘车前往；但是没有一个人，简直没有一个人邀请我；似乎他们都把我忘了，似乎我对于他们真的成了异己分子！

我走了很多和很长时间的路，因此，按照我的老习惯，我已经完全忘了我身在何处，突然，我出现在城门口的关卡旁。顷刻间，我变得开心起来，抬腿迈过拦路杆，穿行在业已播种的田野和草地上，并不感到累，只是全身心都感到从我心上卸下了某种重负。所有坐在车上的人都十分亲切地望着我，简直，差点要向我问好了；所有的人都因为什么事而十分开心，

^① 地名，在彼得堡北部。

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吸着雪茄。我也很开心，这倒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倒像我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大自然的美景使我惊诧莫名，使我这个在城墙包围中差点没有憋死的半病不病的城里人，惊叹不已。

在我们彼得堡的自然美景中，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回肠荡气的东西，随着春天的降临，彼得堡的大自然会突然焕发出盎然生机，焕发出老天爷赐予它的全部力量，它会猛地绽放出翠绿的新叶，披上美丽的盛装，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它会使我不得想起一个病恹恹的、多病的姑娘^①，您望着她，有时感到不胜惋惜，有时又抱着某种怜香惜玉之情，有时您又对她干脆视而不见，可是她却忽然，一刹那间，出人意料地变成一个美丽得难以形容的绝色美女，而您在惊骇、陶醉之余，会不由得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促使这双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眼睛闪现出这样的光芒？是什么促使这苍白消瘦的面颊充满了血色？是什么把激情灌输进这副温柔的面容？为什么这胸脯不停地起伏？是什么使这位可怜的姑娘的脸突然显示出力量、生命和美？是什么促使她笑容满面，生机勃勃，发出清脆悦耳的笑声？您环顾四周，您在寻找什么人，您似乎猜到了……但是，这一刻很快就会过去，也许第二天您遇

^① 这比喻源出普希金的《秋》(1833)。有人喜欢晚秋，就像喜欢一个病恹恹的、得了痲病的美丽姑娘：“今天还活在世上，明天就香消玉殒。”

到的又是同过去一样的那副若有所思和心不在焉的眼神，同过去一样的那张苍白的脸，同过去一样的那种举手投足间的顺从和怯生生的表情，甚至是后悔不迭，甚至是为了片刻的欢娱而引起的那种令人沮丧的烦恼和懊丧的痕迹……您不禁感叹，这霎时间的美丽这么快就一去不复返地凋萎了，美仿佛在骗人似的，在您面前昙花一现便转身即逝——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您甚至连爱她都来不及，都没有时间……

然而，我的夜毕竟胜于白天！这事是这样的：

我走回城里时已经很晚了，当我走近我那公寓时，钟已经敲过十点了。我是沿着运河^①旁的滨河街回家的，一路上，在这一时刻，见不到一个活人。诚然，我住在这城的边远地区。我一边走一边唱，因为每当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我总爱自得其乐地哼点什么，就像任何一个幸福的人那样，因为既没有朋友，又没有要好的熟人，每当他开心的时候，又无人可以同他分享快乐。突然，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奇遇。

一边，紧靠运河栏杆，站着一个女人。她用胳膊肘支着栏杆，看来正在十分专注地凝视着混浊的河水。她戴一顶非常好看的黄色女帽，披一件十分俏丽的黑色短斗篷。“这是一位姑娘，一定是位黑发女郎。”我想。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脚步

① 指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运河（现名格里鲍耶陀夫运河）。

声似的，当我屏住呼吸，怀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悄悄走过去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动弹一下。“奇怪！”我想，“她大概在想什么心事，想出了神。”蓦地，我好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我听到一声喑哑的痛哭。是的！我没听错：这姑娘在哭，过了一分钟，她还在一声接一声地嚤嚤啜泣。我的上帝！我的心紧缩起来。虽然我见到女人就胆怯，但是，要知道，这时候非同一般呀！……我折回去，向她跨前了一步，如果不是知道“小姐”这称呼已在所有俄国上流社会的小说中说过一千遍，我肯定会叫她一声“小姐”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欲言又止。但是，正当我搜索枯肠，寻词觅句的时候，这姑娘清醒过来，回头看了看，一下子明白过来，低下了眼睛，一溜烟似的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沿着滨河街匆匆而去。我立刻拔脚跟在她后面，但是她猜到了，离开了岸边，穿过马路，走上了人行道。我不敢穿越马路。我的心就像被捉住的小鸟似的，在怦怦乱跳。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帮了我的忙。

在人行道的那一边，离我那不认识的姑娘不远，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燕尾服的年岁稳健的先生，但不能说他的步态也是稳健的^①。他东倒西歪地走着，小心翼翼地扶着墙。那姑娘走着，像射出的箭似的，急匆匆而又怕兮兮，大凡姑娘家不愿有人自告奋勇地想在大半夜送她们回家，走起路来都这样。

① 指这位先生步履蹒跚，大概喝醉了酒。

当然，如果不是我的命运女神指点这位摇摇晃晃的先生采取某种人为的手段，那他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的。蓦地，我提到的那位先生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话，就拔起脚来，飞也似的拼命追赶我的那位不相识的姑娘。她像一阵风似的快步走着，但是，那位跌跌撞撞的先生快要追上她了，追上了，姑娘一声惊呼——于是……我感谢我的命运女神，她让我拿了一根出色的有节疤的手杖，这回又正好拿在我的右手里。转眼之间，我就出现在人行道的那一边，转眼之间，这位不请自来的先生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考虑了一下那驳不倒的理由，闭上了嘴，落到后面，直到我们俩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才用相当强硬的言辞向我提出了抗议，但是他的话好不容易才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把您的手伸过来挽住我，”我对我的那位不认识的姑娘说，“他就不敢再来纠缠咱们了。”

她默默地伸过手来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由于激动和害怕手还在发抖。啊，这位不请自来的先生啊！这时候我是多么感激您啊！我匆匆瞥了她一眼：她漂亮极了，是个黑发女郎——我一下子猜到了；她那黑黑的睫毛上还闪烁着因不久前的恐惧或者往昔的悲伤而流下的几颗泪珠——究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她嘴上已绽开了笑容。她也偷偷地瞥了我一眼，微露羞涩，垂下了眼睛。

“您瞧，那时候您干吗赶我走呢？如果我在您身边，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我不认识您呀，我以为您也是……”

“难道说您现在就认识我了？”

“有点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您为什么发抖呢？”

“噢，您一下子就猜到了！”我兴高采烈地答道，因为我看到我那姑娘很聪明，这么美丽又这么聪明，真是太好了，“是的，您头一眼就猜到您在跟什么人打交道。没错，与女人在一起，我就胆怯，我很激动，我不争辩，绝不亚于一分钟前的您，当那位先生吓了您一跳的时候……现在我处在某种恐惧之中。就像在做梦，甚至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会跟什么女人说话。”

“怎么？当真？……”

“是的，如果说我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一只像您这样漂亮的小手搂住过它。我对女人已经完全不习惯了，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对女人习惯过。要知道，就我一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跟女人说话。比如说现在，我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对您说了什么蠢话？您有话可以对我直来直去，我可以预先告诉您，我这人是不会轻易生气的……”

“不，没什么，没什么，恰好相反。既然您要求我对您开诚布公，那我就告诉您，女人就喜欢这种腼腆；如果您想知道